

编者按

4月23日是“世界读书日”。“世界读书日”主旨宣言中说“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，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，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，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，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”。基于此，我们今天推出一组特别报道，报道的对象并非专家、学者等“职业读书人”，而是外卖员、农民等在外界看来离书籍很远的人。他们在为生活忙碌的同时从未停止阅读，并用阅读点亮了自己的人生。他们可以，你我当然都可以。

# 54岁外卖员在15万公里送餐路上写下4000首诗并出版诗集 “赶时间的人”，从未放弃梦想

记者 郭春雨

## 写诗是因为“不得不”

王计兵中等个头，肤色晒得黝黑，脸上有岁月像刀斧一样劈出的皱纹，背上驮着一家人的生计，生活的川流把他淹没成人海中最普通的一个中年人。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他的行程被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填满了：采访、邀约、谈论生活和创作的感悟。大家用一种友善而新奇的目光去打量他：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年外卖员，怎么能写出那么灵动饱满的文字，单篇诗歌阅读多达2000万人次，甚至能够出版诗集？

但是，这并不是一个有着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励志故事。和很多在被生活反复锤打过的人一样，王计兵的前半生轨迹里写满了生存的挣扎和慌张：出生在江苏徐州的农村，幼年家贫，初中辍学。成长之路跌跌撞撞，相比于创作，生计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

“做外卖员是我这么多年唯一比较稳定的工作，也是唯一称得上‘职业’的工作。”王计兵说，这么多年，自己一直为了生存而挣扎，“最难的时候，我捡过一段时间的垃圾，所以现在的微信名还叫‘拾荒’”。

在“出名”后，送外卖依然是王计兵的工作，也是他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。生活的重担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身上。

生存尚且艰难的环境里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写诗？

王计兵回答，这是“不得不”的问题。

“在我心目中，人和动物之间有区别，是因为我们有强烈的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欲望，这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，但当有外力压制它的时候，味道就变了。够强烈的时候，就会激发出淬火一样的感觉。就像方便袋里装水，扎一个洞，扎得越狠，喷得越远。”

王计兵说，送外卖是维持生存，写诗是热爱生活。但只有在写诗的时候，他才是他自己。

和很多歌颂生活的诗歌不同，王计兵的诗，更像是一种记录，记录生活的艰难不易。

他写困在系统时间里的外卖员：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/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/只有一站和下一站……

他写自己飘荡的生活：几十年来/有时我是动荡的水浪/有时我是笨重的石头/这是命，我有水的漂泊/也有石头的沉默……

他写外卖的同事：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/用双脚锤击大地/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……

“我最初创作，确实是有过文学梦在心里，后来由于种种变故，慢慢把这种火苗压下去了，渐渐变成写更短小的诗。文学在我心目中，就像另外一种无形的人，我会不自觉地有想和‘他’说话的感觉。”

外卖员王计兵今年54岁，送餐的行程累计达15万公里，相当于沿着赤道跑了近4圈。

在生活最辛苦的时候，王计兵在烟盒、旧报纸上写诗，写诗成了他心灵生活的出口和救赎。这些在生活间隙里挣扎而出的4000首诗歌，在今年被出版为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。

他为什么要写诗？《赶时间的人》是如何“赶”出来的？

觉。”

在王计兵的生活中，诗歌的“他”，是具化的一个人，给思想中的自己力量和支撑。

“最准确地说，诗歌就像我生命空地里的一场大雪，如果这场雪不落下来，我的现实生命没有任何改变，但是这场雪落下来了，我变得更加精彩。”王计兵觉得，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诗歌是唯一能带给自己内心快乐的事物，也是真正的，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“生而卑微，我只是不想白白浪费生命，所以爱着另一个自己。”

## “隐形轨迹”里的人生

因为家贫等原因，在初二的时候，王计兵辍学。在当时的农村，“不读书”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
打工挣钱，到年纪就成家、生儿育女，继续打工，养家糊口。这似乎是一条隐形的人生轨迹，铺在了王计兵的面前。

辍学之后，17岁的王计兵跟着哥哥去沈阳一个建筑工地做木工，作为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工人，和其他大自己几十岁的工友聊不到一起去，长期的独处中，慢慢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。书成了他唯一的朋友。

在外面工作几年后，王计兵回到了老家，和父亲一起，在河里捞沙。

这是一份异常辛苦的工作。把浸了水的沙子从河里捞到船上，拖到岸边，装上货车，从天亮干到天黑。

王计兵在诗集自序回忆，沙子看起来细小，但在流水中不停地荡漾，就和身体产生摩擦像砂纸一样打磨着皮肤。一天捞沙下来，手和脚往外渗着血，晚上休息时，捞沙人的枕头不是枕在头下，

而是垫在脚踝处，为了避免双脚和床铺发生接触。“那种疼让你知道什么叫十指连心。”

生活艰难的时候，思想就想找个出口。内向的他开始提起笔写日记、小说，写多了试着投稿，没想到小小说《小车进村》居然发表了。

他不断将作品寄出，偶尔也有作品发表。当时的王计兵才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这些铅字和几十元稿费，让他觉得未来有了无限可能：捞沙之外，村庄之外，走向大千世界的可能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王计兵觉得自己当年很幼稚，精神也有些“不正常”：为了能更好地创作，每次写作的时候他都会假扮自己就是故事中的角色，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，还去模拟一些场景。这在家人和村里人看来是精神不正常，“这孩子废了，神神道道的”。

有一次，王计兵创作的小说中，男主角丧父了，为了体验失去亲人的感情，王计兵穿一身白在村子里走，这对于家里人来说无异于“精神病”。父亲在发火后，趁王计兵外出，一把火烧了他当时用以居住和写作的草棚，同时化为灰烬的还有已经创作了近20万字小说手稿。

事后，王计兵整整两个月没和父亲说一句话，“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和他对抗”。

此后，已经到结婚年纪的王计兵遇到了现在的妻子。结婚后，成为家庭顶梁柱的王计兵开始像父辈那样，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，走上了那条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“隐形轨迹”。

## 每一首诗都是呐喊

新婚的头几年，王计兵还会把自己写的作品读给妻子听，后来发现妻子对这些没有兴趣，也

就慢慢不再读。

后来，为了生活一天天熬的日子里，曾经的“作家梦”成了很遥远的事情。

“建过翻斗车队，解散了后就到了江苏昆山摆摊，有了一点积蓄后就租了个小店，出租光碟、卖书。”王计兵回忆，因为当时的小店没有手续，开了几个月后突然被取缔，进的货也都被没收。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年打工挣来的钱顷刻化为乌有。

“那段时间是我这么多年物质上最难的时候。”当时王计兵蹬三轮捡拾废品，妻子带着孩子在附近摆摊。一家人住的地方，是王计兵用捡来的旧木板搭的一间小房。小房搭在了一条废弃的河床边，风雨大的夜晚，“房子”在风雨中飘摇，全家吓得不敢睡觉。

日子一天天咬着牙过，汗水里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再次慢慢走上正轨。生活的间隙，王计兵喜欢把偶尔迸发的灵感记录在烟盒上、旧报纸上。但这些都瞒着妻子偷偷进行：因为读书写作的时候显得太过痴迷，妻子也开始反对王计兵写作。

“当时写东西也只是零零碎碎记录，写完可能就随手扔了，烧火用了。”王计兵说，真正开始写作，是2009年家里买了电脑。空闲的时候，他学会在QQ空间里写日志。也是从这时候，他开始正式写诗。

每一首诗，都是一次倾诉和呐喊。

因为在外打工，在老家的女儿想念父母，女儿哭得让他的心都碎了，话语无法表达，就成了诗：在电话里，女儿大哭/骗人，我没有梦到妈妈/连爸爸也没有梦到/妻子抬头看我/泪在眼眶里打转/我故作轻松地吹了声口哨/其实最不可靠的就是梦了/离家时我们答应/到女儿的梦里去/却一次也没有启程/倒是五岁的女儿/

不远千里/一次次跑到我和妻子的梦里来……

颠沛流离的生活里，回不去的家乡，难以留下的他乡。无奈生活的辗转，他写下了《异乡人》：如果给我一双翅膀/就让我做一只麻雀吧/没有人可以给我画地为牢/也不能为我定下天空边境/麻雀大面积起飞/从一片树林投入另一片树林/没有人能说成一场迁徙/也不能给它们定义异乡和故乡……

对于自己写的诗，王计兵觉得它们都来源于自己最真实的生活，但是依然粗浅。

“我一直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爱好者而已，水平其实一般。”王计兵说，自己受到社会的关注，有对作品的喜欢，也有对自己的好奇，或者是同情。能够“红”多久，能否为现实生活带来改变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在诗里，王计兵浪漫、热情、感情丰沛，但是在现实中，他是个普通且沉默的中年人。

“我是个很传统的人。”王计兵觉得，这么多年生活的锤打，让自己变成了父辈那样的人，在沉默中忍耐，履行自己作为丈夫、父亲的责任，他理解了当年父亲烧自己手稿的心情，“人不能脱离生活本身”。

现在，王计兵的第一本诗集首印5000册，再版正在加印中。诗集把曾经波澜不惊的辛苦生活撕开了一个口子，让希望和改变的光照进来。

“我最向往的生活，是能有点喘息的生活，不要每天一睁眼，就背着巨大的压力。”王计兵说，这么多年辛苦的生活，夫妻俩始终在负重前行，几乎每一天都在为生计奔波。“什么时候能有时间休息一下，在放松的状态中看书、写诗，就是最想要的生活。哪怕只有一天。”

王计兵在送外卖的路上。受访者供图